

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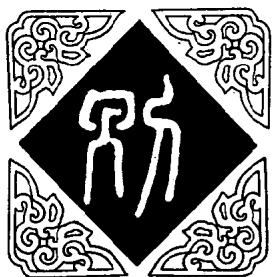
卷

第

六

江蘇古籍出版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江蘇古籍出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務 免行附

熙寧五年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

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傳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半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 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本錢其餘合用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四月先是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

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爲善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紕鋪孫家所爲

陳瓘論曰呂嘉問謂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神考聖訓以爲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計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窺見陛下於權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騰口也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爲過也日錄之內但爲顯

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神考
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爲害又撰對上之言
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爲
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
下主乃只如孫家紙鋪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嗚呼設法
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
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爲闕政力主嘉問遂至於侮薄
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詔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
上界辛卯詔在京商稅務雜買場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
務閏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

人藉藉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
指揮令只依魏繼宗元學畫施行於是安石留身白上曰
陛下所聞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權貨賣水致民賣雪
都不售安石曰賣冰乃西園苑非市易務上曰又聞買梳
樸即梳樸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安石曰若買即致物貴即
諸物當盡貴何故脂麻獨貴上曰或云呂嘉問少年不練
事所置勾當人盡姦猾嘉問不檢察安石曰嘉問所置勾
當人如沈可道孫用勤若不收置務中即必首爲兼并害
法今置之務中所謂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是也上曰又
聞立賞錢捉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
妄呂嘉問連日或數日輒一至臣處爲事初臣要見施行

次第若有勝如此臣無容不知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
歛誤陛下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無緣有此事
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安
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以具聞奏 十一月丁
巳上謂王安石曰市易賣果實審有之即大煩細令罷之
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爲官私利買所困下爲
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
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
并所費十減八九宮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
狀及案驗事實如此陛下謂其繁細有傷國體臣愚竊謂
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賣設官監商稅一錢亦稅豈非

細碎又不以為非者習見故也臣以為酒稅法如此不為非義何則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須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善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又珍異有滯者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滯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碎為恥者細大並舉乃為正體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視聽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癢則須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闕天地生萬物一草之細亦皆有理今為政但當論所立法有害於人物與否不當以其細而廢也上笑且曰買得果實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但行人皆

貧弊宜與除放息錢安石曰行人比舊已各蘇息可以存活何須除放息錢若行人已蘇息比舊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須除放息錢即見今商稅所取不擇貧富固有至貧之人尚為稅務所困亦合為之蠲除彼何獨蠲除此今諸司吏祿極有不足乃令乞覓為生不乞覓不能自存乞覓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錢何如以所收息錢增此輩祿明日進呈內東門及諸殿吏人名數白上曰從來諸司皆取賂於果子行人今行人歲入市易務息錢幾至萬緡欲與此輩增祿上曰諸殿無事惟內東門司事繁當與增祿安石曰如入內侍省吏人亦當與增祿蓋自脩宗室條制所減貨賂甚多故也云云又錄廛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

公所爲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豈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則便於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變易以從流俗所見十二月乙亥朔詔罷諸路上供科買以提舉在京市易務言上供薦蓆黃蘆之類六十色凡百餘州不勝科擾乞計錢數從本務召人承攬以便民也六月正月己酉中書言欲以市易務上下界商稅稅翰林圖畫院雜買務雜賣場諸宮觀真儀法從南郊太廟家事府司檢詳等庫都亭懷遠驛三糧料院內軍器五庫隸都大提舉諸司庫務上批內軍器五庫官物儲積多在宮禁及收內降物兼自有提舉提點官可不隸提舉諸司庫務餘從之辛亥樞密使文彥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

損國體歛民怨乞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凡衣冠之家
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
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歲放百姓
貸糧至二百萬支十斗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
緡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祿給押綱使臣所費又亦百萬緡
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此而
乃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困於官中
須索又爲兼并所苦故爲立法耳彥博所言遂寢不報
二月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燾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
置市易務利害先已遣蒲宗閔沈達今復遣杞其後上與

輔臣論及市易馮京曰曩時西川因權買物致王小波之亂故頗以市易爲言臣檢實錄實有此說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饑民衆不爲官司所恤遂相聚爲盜而使臣乃歸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庫物以上供於饑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願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爲變也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納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買賣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上曰此固便於民然須嚴立防禁覺察毋使墮廢如天下百姓納麩錢異時鹽酒既權其錢不能免也至是

上問安石納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馮京曰聞後來如此細碎事都罷矣安石曰馮京同簽書中書文字皆所親見如何却言聞不知先來如何細碎收錢後來如何都罷若據臣所見即從初措置如此非後來方不收細碎事不知馮京何所憑據有此奏對且言提湯瓶亦令出錢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實陛下治身以堯舜實然所愧臣誠無復可以論諫至於難任人疾護說即與堯舜實異如市易司非呂嘉問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敢爲嘉問辨明以忤近習且市易事臣一親經理其事亦頗爲勞費精神正以不欲背負所學爲

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聖意而又召致近習讒毀乃作
擾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爲以爲名則不善以爲
利則無獲陛下試察臣所以區區爲此者何意上曰何故
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
或與近習相爲表裏今大小之臣與近習相表裏者極多
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 初
呂嘉問以戶部判官提舉市易務挾王安石勢陵慢三司
使薛向且數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爲三司使素
知嘉問驕恣懷不能平又聞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
意欲有所更張未得間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劄賜布曰
聞市易務日近收買貨物有違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詳

具奏布先受命察訪河北辟魏繼宗同監市易務嘉問自
初建議以至其後增損措置莫不與聞布遂攜繼宗見安
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當對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諾之辛
酉布對於崇政殿具奏所聞上覽之矍然喜見於色問布
曰王安石知否又問安石以爲如何布皆對以實且言事
未經覆案未見虛實上曰朕久已聞之雖未經覆案思過
半矣布始得對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謂安石曰曾布言
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
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
言者陛下但勿倉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驗更加曲直布與
嘉問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書是夜上批問安石恐嘉問

實欺固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於是有詔令
布與呂惠卿同根究市易務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而不
以布言爲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 乙丑曾布既受詔同
呂惠卿根究市易務事或爲言中書每以不便事詰嘉問
嘉問未嘗不巧爲救欺至於案牘往往藏匿改易布又聞
嘉問已呼胥吏將案牘還私家隱藏更改遂奏乞出榜以
厚賞募告者明日 二十六日 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
榜嘉問所居又明日 二十七日 惠卿至三司召魏繼宗及
行人問狀無復有異辭者惠卿退以繼宗還官舍詰布所
以辟繼宗爲指使緣由再三誘脅繼宗令誣布以增加所
言繼宗不從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溫卿密造王安石言